

ALICE
MUNRO

Too Much
Happiness

幸福过了头

〔加拿大〕

艾丽丝·门罗

张小意

译 著

ALICE
MUNRO

Too Much
Happiness

幸福过了头

「加拿大」

艾丽斯·门罗 著

张小意 译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过了头 / (加)门罗 (Munro, A.) 著, 张小意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3.11

(艾丽丝·门罗作品)

书名原文: Too much happiness

ISBN 978-7-5447-4574-1

I. ①幸… II. ①门… ②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加拿大-
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45577号

Too Much Happiness by Alice Munro

Copyright © 2009 by Alice Munro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 through
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3-472号

Author photograph © by Derek Shapton

书 名 幸福过了头
作 者 [加拿大]艾丽丝·门罗
译 者 张小意
责任编辑 杨雅婷 胡晓平 李浩瑜 田 智
原文出版 Alfred A. Knopf, 2009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1.125
插 页 2
字 数 223千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574-1
定 价 3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

目 录

多维的世界	1
纯属虚构	37
温洛岭	71
深洞	107
游离基	135
脸	161
一些女人	191
孩子的游戏	219
森林	259
幸福过了头	285

多维的世界

多丽得坐三趟车，第一趟到金卡丁郡，在那儿等到伦敦^①的车，到伦敦以后，再等镇上的公交车去那里。星期天早上九点，她就出发了。等车等得太久了，一百来英里的路，等她到的时候，已经快下午两点了。这么长时间都得坐着，公交车上，车站里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她的工作也不是坐着的那种。

她在蓝杉树酒店当服务员，专门清理房间。刷浴缸、铺床、给地毯吸尘、擦拭镜子。她喜欢这份工作。这些事情把她的思想控制在某个范围内，让她筋疲力尽，晚上能睡着觉。有人劝她趁着年轻，长得还不错的时候，赶紧去上上培训课，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。但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。她不想和人说话。

和她一起工作的人，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或许他们知道，只是没有说。她的照片上过报纸——他们用的是他拍的照片，她和三个孩子，季米特洛，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还在她的臂弯里。芭芭拉和沙沙各站一边，看着镜头。那时候，她还是长发，棕色的波浪，自然卷曲，颜色也自然。她的表情正是他喜欢的，害羞

① 加拿大安大略省城市。

温柔的面孔——这种形象与其说是她本人，不如说是他想见到的她。从那以后，她剪短了头发，漂淡了颜色，削尖了波浪，人也瘦了很多。现在，她用另一个名字生活：弗莱。此外，他们帮她找的工作，离原来住的小镇也很远。

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去了。头两次，他拒不见她。要是这回他还这么干，那她以后再也不去了。就算是他同意见她，一段时间以内，她也不打算再来了。她不想让自己激动得没法收拾。不过，事实上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。

坐第一趟车的时候，她感觉还好，就坐在车上看看风景。她是在海边长大的，那里至少是有春天的。但在这儿，好像冬天直接跳到了夏天，一个月前还在下雪，现在出门已经热得要穿短袖了。一片片刺眼的水泊躺在田野之间，阳光从枯干的权枝中倾泻下来。

上了第二趟车，她开始神经紧张，忍不住琢磨，身边的那些女人，哪一个和她去的是同一个地方。她们都是单身出门的，大半也都精心打扮过，大概是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要去教堂。那些年纪大的，看上去似乎属于一个传统的、严格的老教区，大家都得穿上长裙、长袜，戴上帽子。而年轻的，仿佛属于灵活的教区，能接受女人穿裤装，配上鲜亮的围巾、耳环，还留一头爆炸式的发型。

多丽不属于这两种人。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半，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。工作的时候穿制服，其他时候就穿牛仔裤。以前，她不化妆，是因为他不让。现在，她可以化妆了，但也没化。谷穗式的刺儿头，配她瘦骨嶙峋的脸，一点儿也不合适。但这又有什么

关系。

上了第三趟车，她坐在车窗边，看着路边的指示牌，试图让自己平静。她在心里做游戏，让自己别的什么也不要想。她眼睛落在哪个单词上，就从这个单词里找另外的单词，看到底能找到多少。比如说，coffee这个词里能找到fee，然后foe。off里面有of，shop里则有hop、sop和so，哦等等，还有posh。出了城，能看见的单词就更多了，广告牌上，大型卡车经销店，轿车经销店，就连屋顶上系的气球都是销售广告。

多丽头两次去，没告诉桑兹太太，这一回，大概也不会告诉她。尽管她每周一下午都要见桑兹太太，谈谈近况，尽管桑兹太太永远说慢慢来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，不要急。她对多丽说，你做得很好，你会慢慢发现自己是强大的。

“我知道这些话都快烦死人了，但无论如何吧，都是真话。”她说。

她的脸突然红了，因为意识到自己说到了死字。但是，道歉只会让场面变得更糟糕。

多丽十六岁的时候——那恰好是七年前，她每天放了学，要到医院去看妈妈。她妈妈后背动完了手术，正在恢复，听说情况严重，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。劳埃德在医院当护理员。他和多丽的妈妈有一个共同之处，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嬉皮士。当然了，劳埃德要年轻几岁。劳埃德一有时间，就到病房去和她聊天，聊他们都听过的演唱会，他们都参加过的游行示威，他们认识的那些狂暴的人物，还有那些让他们丧失知觉的吸毒幻觉，总之就是这

类事儿。

病人都喜欢劳埃德，因为他的幽默感，还有他强有力的、自信的拥抱。他人长得结实，肩膀宽厚，有副权威的模样，常常被病人当成了医生。不过，他对此并不高兴，因为他觉得大部分药都是骗人的，大部分医生都是蠢货。他的皮肤是敏感发红的那种，头发的颜色很淡，长了一双醒目的眼睛。

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，告诉她说，她是沙漠里的一朵花儿。然后他自己就笑了，说：“你能更有创意点吗？”

她让自己显得友好一点，说：“你不知道自己是个诗人。”

一天夜里，妈妈突然就去世了，死于栓塞。多丽的妈妈有很多女朋友可以照顾她。她和其中一个待了一段时间——不过，多丽还是更喜欢和自己的新朋友劳埃德待在一起。接下来的生日时，她怀孕了，然后就结婚了。劳埃德以前一直没结婚，但至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尽管他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。不过，反正他们应该已经长大了。当他渐渐变老，人生哲学就变了，他开始相信婚姻，相信忠诚，而且反对避孕。他和多丽曾经住在色秋半岛，后来发现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，老朋友多，以往的生活方式多，还有一堆老情人。于是，很快他就带着多丽穿越了整个国家，到了一个小镇去生活。他们是在地图上单单凭名字挑中了那里：迈尔德梅镇。他们没有住在镇上，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。劳埃德在一家冰激凌厂找到了工作，他们耕种自己的花园，劳埃德很懂园艺，还会做木工活儿，搭了一间木头温室，一辆老掉牙的轿车也是由他来保养。

沙沙出生了。

• • •

“非常自然。”桑兹太太说。

“是吗？”多丽回答。

多丽一直都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上。她从没有坐过沙发。沙发是花儿的图案，还有几个靠垫。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移到桌子一边，这样她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。

“我有点儿，有点儿希望你可以……”她说，“我想，如果你在您的位置上，可能会这么做。”

开始的时候，桑兹太太从来没这么说过。甚至仅仅是一年前，她说话会更小心的。因为她知道多丽有多讨厌这种话——不管是谁，随便哪个活人，怎么可能和她的处境一样？现在的她知道，多丽只把这种话当成一种说话的方式，甚至可能是谦虚的方式，只是表示试图理解。

桑兹太太不像他们。她不敏锐，不瘦，也不漂亮，也不太老。如果多丽的妈妈活着，也就是她这把年纪。当然了，她看上去，不像曾经是个嬉皮士。她灰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脸颊的一边有块胎记。她穿平底鞋，宽松裤，绣花上衣。不过，不管上衣是紫色，还是翠绿色，她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在乎自己穿什么的人，反倒更像有人劝她应该打扮漂亮点，然后她就信了，跑去买了别人叫她买的衣服。她浑身散发出友好的、严肃的气息，把衣服愉快的、傲慢的气质都赶得无影无踪。

“嗯，头两次我没见到他。”多丽说，“他不肯出来见我。”

“那么，这次呢？他出来见你了？”

“出来了。我差点认不出来那是他。”

“他老了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我觉得他也许瘦了。我是说，那种衣服，制服，我也从来没见过他穿成这样。”

“你觉得现在的他，和以前相比，不像是一个人了？”

“不。”多丽咬住上嘴唇，努力地想，到底区别在哪里。他很安静。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安静。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要坐在她对面。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不打算坐下来吗？”然后，他回答的是：“我可以坐？”

“他看起来，有些茫然。”她回答，“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给他吃药了？”

“也许吧，也许是让他保持镇定的药。不过，我其实也不清楚。你们没有聊一聊吗？”

多丽想了想，不知道能不能说是聊过了。她问了他几个愚蠢的普通问题。他觉得怎么样？（还好。）吃得饱吗？（他觉得饱了。）要是他想散步，有地方可以走走吗？（可以在监控下走走。他想，那儿怎么也算是个地方。他想，非要说成是散步也是可以的。）

她说：“你得呼吸点新鲜空气。”

他说：“没错。”

她差一点就问他有没有交些朋友。这种问题，似乎是在问刚上学的小孩子，总之，要是自己的孩子去上学，就会这么问。

“嗯，这样啊。”桑兹太太把舒洁纸巾盒子往前轻轻推了一下。不过，多丽其实不需要。她的眼睛是干的。有麻烦的是她的

胃,胃的最深处,有什么在翻滚。

桑兹太太只是等待,自觉地把手拿开了。

后来,就像发现她要说什么了似的,劳埃德才说,有个精神病医生常常来找他谈话。

“我告诉他,他是在浪费时间。”劳埃德说,“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他少。”

这是唯一的一次,多丽觉得,他是她认识的那个他。

整个会见过程,她的内心都咚咚地跳。她以为自己会晕倒,或者死掉。她是那么努力,才让自己能去正视他。把这个消瘦的、头发灰白的、踌躇的、冷淡的、动作机械的、精神紊乱的男人纳入视野。

这些话,她没有对桑兹太太说。桑兹太太也许会问——巧妙地问,你在怕谁?你是怕自己还是怕他?

但是,她根本不害怕。

沙沙一岁半的时候,芭芭拉出生了,然后,芭芭拉两岁的时候,他们又有了季米特洛。沙沙的名字是他们一起取的。之后,他们达成了协议,以后他取男孩的名字,她取女孩的名字。

季米特洛是第一个得婴儿疝气的。多丽觉得是因为他喝的奶不够,或者是她的奶水营养已经不够了。难道是营养过剩?总之,有问题就是了。劳埃德从国际母乳会请来一个女人,和她谈了谈。不管怎么样,你们不能用奶瓶代替,这个女人说。这是得寸进尺的开始,很快他会连乳头都不要了。

她不知道,多丽已经在用奶瓶喂他了。而且看起来确实他更

喜欢奶瓶。渐渐地，他对乳房越来越抵触。再后来，就改成全用奶瓶喂了，三个月之后，没法再瞒劳埃德了，她只好告诉他说，她的奶水干了，必须得用替代品。劳埃德发了疯，用很大力气一个个地挤她的奶头，终于成功地挤出两三滴可怜的奶水，然后他就骂她是个骗子。他们吵了起来，他说她和她妈妈一样，是个婊子。

所有的嬉皮士都是婊子。他说。

很快，他们就和解了。不过，只要季米特洛一不高兴，只要他感冒，或者害怕沙沙的宠物兔，或者到了哥哥姐姐都能自己走路的年龄，他自己还得扶着椅子，没用母乳喂养的旧话就会一提再提。

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的办公室时，那里的一个女人给了她一本小册子。封面上印了个金色的十字架，字是金色和紫色的。

“当你所失去的不可弥补……”里面有一张色彩柔和的耶稣像，还有些更精美的印刷品，不过多丽没有看。

坐在桌子前，坐在她那把椅子上的时候，她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本小册子。她开始颤抖。桑兹太太只好硬掰开她的手，把小册子给拽出来。

“是别人给你的吧？”桑兹太太问。

多丽回答：“她。”脑袋猛地转向关上的门。

“你不想要？”

“你倒下的时候，就是人们抓住你的时候。”多丽说。说的时候，她突然意识到，这是她妈妈住院的时候说的话，那时候，总有一些气场差不多的女人来探望她。“他们觉得太好了，你就要跪

下来了。”

桑兹太太叹了口气。

“好吧，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。”她说。

“基本没可能。”多丽说。

“也许没有。”

那些日子，她们从来没有提过劳埃德。只要能控制自己，多丽是绝对不会去想他的。当他不过是生物界的一个可怕意外而已。

“就算我相信这些东西……”她说，她指的是小册子上的话，“那也不过是……”她想说的是，这样的信念倒是挺方便的，相信劳埃德在地狱里被火烧，或者随便什么，总之就是这类惩罚吧。但是，说不下去了，这些话简直蠢得说出口。还因为一种熟悉的障碍，就像一把锤子在肚子里敲她。

• • •

劳埃德认为，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家接受教育。不是宗教原因，不是因为反对恐龙、野人、猴子之类的进化论，而是因为他希望他们待在父母身边，要缓慢地，要小心翼翼地接触外面的世界，不能一下把他们扔进去。“我只不过正好想起来，他们是我的孩子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是咱们的孩子，不是教育部的孩子。”他说。

多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办好这事儿，不过后来她发现，教育部有指导手册，有课程安排，所有的学校都可以领到。沙沙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实际上，是他自己学会了阅读。另外两个，还太小，学不了什么东西。晚上和周末的时候，劳埃德教沙沙地理、太阳系、

动物冬眠，还教他车子为什么会跑，总之生活中出现的、包罗万象的种种问题。很快，沙沙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规定，不过多丽还是会去学校拿学习的试题，让他及时通过测试，这样合乎法律的要求。

这个区，还有一位妈妈也是自己在家教孩子。那位妈妈叫玛吉，她有一辆小型客货车。劳埃德上班要用车，多丽还不会开车，所以玛吉主动说每星期带她一起去学校，一起把上一周的试题交掉，再把下一周的试题领回家。多丽为此很高兴。当然了，她们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去。玛吉有两个男孩儿，大的那个对什么都过敏，玛吉只好处处盯着他，但凡他要吃什么都得小心翼翼地观察。这就是她必须在家教他的原因。而且，看来她也会把小的留在家里，这个小男孩想和哥哥待在一起，再说了，小男孩自己也有哮喘病。

相比之下，自己有三个健康的孩子，多丽是多么心存感激。劳埃德说这是因为多丽生孩子的时候年轻，玛吉却等到快要绝经了才生孩子。玛吉根本没那么老，他说话太夸张了，不过他也没说错，玛吉一直在等。玛吉以前是个验光师，她和她的丈夫是工作的伙伴，他们一直等到她的实习期结束，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子以后，才开始了家庭生活。

玛吉的头发是椒盐色的，贴着头皮剪得非常短。她个子高，平胸，人很开朗，固执。劳埃德叫她拉拉，当然不是当着她的面。他一边在电话里和她开玩笑，嘴却冲着多丽说：“是那个拉拉。”多丽没多想，反正他把大部分女人都称为拉拉。不过，她觉得这个玩笑对玛吉来说，可能有点亲密过头，不说是骚扰，至少也是

在浪费人家的时间。

“哦，你要和那位传统女性说话？好的，我叫她，她正忙着擦地板呢……对，你说得对，我就是那种把人当奴隶使的人，她连这个也告诉你了？”

后来，多丽和玛吉养成了习惯，到学校拿完试题之后，她们再一起去超市买东西，之后，有时候会到蒂姆·哈德斯买外带咖啡，和孩子们一起到河边公园去。沙沙和玛吉的儿子赛跑，或者一起挂在攀缘架上，芭芭拉爬上秋千，季米特洛则玩沙盒子，她们就坐在长椅上。要是天气冷，她们就坐在车里。她们的话题大半都是孩子，或者做什么吃的。不过多丽还是发现，原来玛吉在当验光师之前，曾经背包艰苦地环游欧洲。而玛吉也发现了，多丽结婚的时候是那么年轻，也知道了起初她有多容易怀孕，现在没那么容易了，因此劳埃德生了疑心，还去搜查她的衣柜抽屉，看她是不是私藏避孕药，他觉得她肯定偷吃避孕药。

“你偷吃了吗？”玛吉问。

多丽吓了一跳，回答说，我根本不敢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不告诉他就吃药，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他去搜衣柜也不过是开个玩笑。”

“哦。”玛吉回答。

有一回，玛吉问她：“你都还好吧？我是说，你的婚姻还好吧？你快乐吗？”

多丽说她很快乐，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。从此之后，她说话就小心了。她发现，有些她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别人却无法理解。劳